



经济及社会理事

Distr.
GENERAL

E/CN.4/1998/74/Add.1
15 January 199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四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11

改善所有移徙工人的境况并确保 其人权和人格尊严的措施

秘书长关于对移徙女工暴力行为问题的报告

增 编

本文件载有非政府组织人权倡导者协会和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提交的评论。

人权倡导者协会

[原文：英文]

[1997 年 10 月 30 日]

旧金山大学法学院依照人权委员会第 1997/13 号决议代表人权倡导者协会提交了关于侵害移徙女农工问题的报告。

导 言

1. 过去十年来，由于世界经济调整，特别是贫困和暴力冲突的影响，全球移徙妇女的数量不断增加。据国际移徙组织估计，全世界迁移的妇女有 5,000 多万，到美国的移民中现在一半以上是妇女。¹

2. 这些移徙妇女默默地受苦。“作为妇女和移民，她们处于双重的边缘地位，因此，女移民发现自己处于很容易遭受暴力和侵害的状况之中。”² 因为她们既贫穷又害怕，她们容忍其配偶和雇主对她们的凌虐。她们害怕失去工作，她们害怕没人相信她们的遭遇，她们害怕失去子女……。大多数女农工不懂东道国的语文，许多人没有受过教育，不知道她们所拥有的权利，这些权利正在遭到侵犯；许多人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求帮助，因此各种暴力事件没有人报告。³ 妇女继续默默地受苦。

3. 本文前半部分列出了全世界的统计数字和有文件记载的各种奇闻，说明需要采取肯定措施来纠正移徙女工所面对的侵害。本文后半部分建议了一些解决办法，以解决这一问题。人权倡导者协会希望，讲述的一些有关侵害的情况和有关具体解决办法的建议会有所帮助。

¹ “性别和移民”，《网络新闻》(1997 年秋)。

² Thalif Deen, “联合国——妇女：联合国设立基金以防止性暴力”。Inter press Service 全球信息网络，1997 年 6 月 17 日。

³ Julio Laboy, “陪审团：农工受到性骚扰”，《加利福尼亚华尔街日报》1997 年 7 月 30 日，第 CA2,CA6 页。

一、对移徙女工的暴力行为

4. 对移徙女工的暴力行为发生在家里和工作场所。

A. 家庭虐待

“在那边(墨西哥),男人感到他们有权——有权打你,因为那边的习惯是男子为主宰者,妇女为服从者。妇女生就为此,服从,按他所说的做”。⁴

5. 这种普遍的妇女在家中处于服从地位的传统态度助成了一种对家庭暴力保持沉默的文化。⁵ 通过许多国家组织的努力,家庭暴力已被辨明为一种必须在全球消除的“现象”。⁶

6. 家庭暴力跨越了所有各种文化、种族、宗教和经济的界线。尽管对家庭暴力的研究已进行了 20 多年,但没有任何研究主要集中于农工家庭。而且,移徙妇女常常发现自己处于很不安定的状况,从而使传统的问题更加复杂,尽管乡村门诊医师揭示了这一问题的存在,但大多数门诊医师都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因此,在 1994 年建立了基于实践的研究网络,以便通过调查移徙女农工用文件的形式记载家庭暴力问题。自从基于实践的研究网络设立以来,家庭暴力问题已被移民健康全国咨询委员会和移民保健局辨明为农工家庭中的重大健康问题。家庭暴力在许多方面影响妇女的初级保健:从她们的身体状况、母子健康状况、到她们的心理状况。下文是关于世界各地遭受虐待的移徙妇女状况的记述和统计数字。

美 国

7. 尽管一直有各种传闻表明家庭暴力是移徙农工中的一个严重问题,但是却缺乏用文件记载这一问题的研究报告。⁷ 因此,基于实践的研究网络在 1994 年作了

⁴ 一位 52 岁的妇女讲述了这一文化问题,她在 43 岁时离开墨西哥前往美国。Looking for a Better Road. The Farmworker Women's Domestic Violence Training Project 1995 Year End Report, Migrant Clinicians Network, 1995 年,原文第 7 页。

⁵ “联合国:社会条件,包括贫困,仍然是菲律宾妇女进步的障碍”, M2 Presswire-Information Access Company, 1997 年 1 月 28 日。

⁶ Thalif Deen, 引证 Noeleen Hayzer,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主任。

一项试验研究，以使用文件形式记载有关移徙女农工的家庭暴力问题。在分布于全国的 7 个保健中心对 524 名成年移徙女农工进行了调查。⁸ 这些妇女所寻求的服务种类每个保健中心不同。

8. 1994 和 1995 年的研究表明，有三分之一的妇女在过去一年中至少有过一次人身虐待的事件。大多数虐待事件在过去 3 个月中发生，有 80% 的妇女报告说在过去一年中发生过 1 至 10 次事件。而且，五分之一的妇女报告说在过去一年中有过被迫的性接触。在这两个问题上，肇事者大多数都是丈夫(54%)或男朋友(35%)。侵害的严重程度从“拍击和推搡”(35%)至“殴打造成重伤”(23%)。反映数量最大的一类是“推和踢”，为 42%。⁹

9. 许多妇女否认受到虐待，但承认对伴侣感到害怕。¹⁰ 大约四分之一(28%)的妇女说对其伴侣感到“害怕”。暴力与毒品或酒精也有极大的相关性。63% 的妇女报告说其伴侣使用毒品或酒精。三分之一的人(34%)报告说，她们在其伴侣受毒品或酒精影响之时受到虐待。¹¹ 然而，与毒品有关的一个问题是，乡村人口中有一种普遍的错误概念，认为啤酒不含酒精。从而解释了对这一问题作肯定答复的妇女数量较低的原因。¹²

10. 众所周知，在美国大多数妇女历来较少报告家庭暴力的情况。有鉴于此，门诊医师必须将 1995 年调查中报告遭受过人身虐待的 20% 的妇女这一数字仅仅看

⁷ Dr.Rachel Rodriguez, “Suffering in silence; domestic violence and migrant women”, Migrant Clinicians Network, 1995 年 4 月。

⁸ 1995 年有 9 个移民保健中心参加了基于实践的研究网络：Finger Lakes Migrant Health Center, Rushville, New York; Tri County Community Health Center, Newton Grove, North Carolina; Family/La Clinica, Wild Rose, Wisconsin; Northwest Michigan Health Services, Inc., Traverse City, Michigan; Rural Opportunities, Inc., Chambersburg, Pennsylvania; Proteus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Des Moines, Iowa; Plan de Salud del Valle, Et Lupton, Colorado; Sunrise Health Clinic, Greeley, Colorado; and Yakima Valley Farmworkers Clinic, Yakima, Washington. Looking for a Better Road, op.cit., P.2.

⁹ Rodriguez, 同前引书。

¹⁰ 同上。

¹¹ 同上。

¹² 同上。

作是“冰山一角”。在这一调查中，仅有 11%的妇女报告有过被迫的性活动也属同样的情况。¹³

菲律宾

11. 在菲律宾，部分由于妇女不愿意报告暴力事件，关于家庭暴力行为的数据相当缺乏。政府无法起草有效的立法方案，或制订保护政策以防止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有待出台的立法卡在了民主程序之中，因为几乎所有尚未通过的法案都仅仅处罚“习惯性殴打妻子”的罪行。¹⁴

12. 在菲律宾，助长家庭暴力的另一个问题是邮订婚姻。尽管立法禁止邮订婚姻，但统计数字仍然表明邮订婚姻继续存在。

土耳其

13. 土耳其在文化上接受家庭暴力，从而表明了当家庭或妇女移往另一国家之时这一问题为何会加剧。由于语言不通又没有熟悉的朋友或家庭，来自这些国家的妇女处于孤立状态，没有能够向其求助的人。

14. 例如，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发现，在土耳其，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比率很高。在许多案件中，甚至受害妇女本身也认为家庭暴力在社会上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引证了 1989 年 Hacettepe 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该报告承认，44.9%的土耳其妇女“认为丈夫在妻子不服从他时有权殴打妻子”，45%的土耳其男子持同样观点。¹⁵

15.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在 1995 年的一份对安纳托利亚东南部乡村人口的研究报告中指出，76%的妇女报告说遭到丈夫殴打。在这些妇女当中，70%以上报告说在结婚之前遭到其父母或兄弟的殴打，五分之二的人说，她们尚未报告因不服

¹³ 同上。

¹⁴ “联合国：社会条件、包括贫困、仍然是菲律宾妇女进步的障碍”。同前引书。

¹⁵ “U.N.—Populaton: migration, violence Agains; women top concerns” Inter Press Service, 1997 年 1 月 30 日。

从或未做好家务而引起的暴力事件。¹⁶ 在这些妇女移民之时，她们同时带走了这种有弊病的文化传统。

B. 就业中的暴力事件

“我梦见并感到他跟踪我。就象是置身于一个问题当中，不知道朝那条路走，哪些机构会帮你，谁会听你的诉说。我害怕告诉我的丈夫，因为我不知道他会作出何种反映，我害怕告诉房主，因为他可能让我走”。¹⁷

16. 最可能受到性骚扰和最不可能采取行动的那些妇女是移徙工人。¹⁸ 对移徙工人的侵害是一个世界性的巨大问题；但是，同家庭暴力问题一样，这一问题持续存在，却没有人报告。女农工和家庭工作者特别容易遭受性骚扰，因为她们经常由于语言、文化因素和缺乏教育而被孤立。她们没能报告这些事件，因为同 Cecilia Romero 一样，她们感到害怕，感到无处求援。大多数移徙工人极其贫困，在贫困线之下，害怕失去工作。在有 20 人或更多人排队等着接你这份工作之时，向雇主提出挑战需要特殊的勇气。此外，由于这些人大都未受过教育，她们不熟悉有关法律和程序。许多国家甚至没有关于性骚扰的法律或就业问题申诉程序。有关社会使这些妇女实际上处于无形状态。

美 国

17. 1997 年 7 月，在一桩十分突出的加利福尼亚案件中，Cecilia Romero 胜诉，赢得了 50,000 美元的判决，她就性骚扰起诉 Santa Maria Berry Farms。Cecilia Romaro, 33 岁，仅讲西班牙语，从墨西哥移民到美国，她已经在那里工作了 14 年。¹⁹ Romero 的监工 Jose Avila 从 1994 年 8 月起开始要求与她约会并要求性方面的好处。在

¹⁶ 同上。

¹⁷ Cecilia Romero，女农工，她在就性骚扰诉其雇主 Santa Maria Berry Farms 一案中胜诉。Laboy，同前引书。

¹⁸ Joseph Bingkasan, “You don’t have to be young, beautiful”, The New Straits Times, 1996 年 4 月 4 日。

¹⁹ Laboy，同前引书。

Romero 告诉 Avila 她已经结婚并有一个儿子，对此不感兴趣之后，Avila 对她追得更紧了。她作证说，在其丈夫不家之时，Avila 跟到她家并把车停在她家门前。这一招没起作用，Avila 又在工作中辱骂 Romero 及其女工友，并跟随她们到现场的活动卫生间，他在那里能够听到这些妇女去洗手间并作出冒犯的评论。

18. 1995 年 5 月，Romero 向 Avila 的上司 Jesus Garcia——他也是 Avila 的姻亲——申诉 Avila 的问题。Garcia 未做任何事情。此后不久，Romero 就其工作质量受到了纪律警告。1995 年 7 月，她被暂停工作。暂停工作之后她向 Santa Maria Berry Farms 的种植者申诉。她从来没有回去提交过书面申诉，因为她害怕 Avila 和 Garcia。

19. Santa Maria Berry Farms “是较好的农场之一，人们会认为其运作好于较小的草莓园。如果这样的事情在那里发生，那么很可能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处理农场工人申诉的加利福尼亚乡村法律援助检察官 Deanna Kitamura 说，“我们注意到的一个问题是，有许多作为交换的骚扰，如要求性交易以换取工作方面的好处”。²⁰

菲律宾

20. 侵害移徙女工问题对菲律宾人来说尤其是严重的一个问题。贫困历来对妇女的影响比对男子的影响更为严重，600 万移徙工人中有 300 万为妇女。²¹下面是两位从菲律宾移往伦敦的妇女的诉说。

“Samantha 在回顾她在伦敦为一位雇主工作的第一周时，她的手无法控制地抖动，这个雇主对她报以精神虐待、污辱和性虐待。

“同许多其他人一样，由于金钱的许诺，她被从马尼拉的贫民窟引诱出来，金钱将会帮助她的家庭摆脱贫困的生活。

“开始她认为其雇主——一位俊俏的中东男子并有漂亮的子女——很迷人。但是当她在其伦敦中心公寓工作的第二天，这个人就在她房间对她进行了袭击。

“她躺在我的床上，说给他快乐是我职责的一部分。我哭喊着求他不要动我，但他越来越气，开始在头上打我并骂我。我记不得以后发生的事

²⁰ Stephanie Francis Cahill, “Field Day”, California Law Business, 1997 年 9 月 2 日。第 12-13 页。

情，我肯定是晕过去了。在我醒来的时候，我的脸肿胀青紫，我的睡衣被剥去并被撕破扔在地上。我身上有血，一身是伤。我不知道他干了什么。

“27 岁的 Samantha 被其雇主禁闭起来。他拿走她的护照，不让她使用电话，不许她单独离开这套公寓。

“她认为雇主的妻子会帮助她。但那个女人告诉她，她懒惰、肮脏，不适合照看她的子女，还有一次用扫帚打她。

“‘他们告诉我不能够从冰箱里拿东西吃，只能吃他们的残汤剩饭’，Samantha 说。‘我又饿又怕。我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待我就象一个他们所不喜欢的动物。’ Samantha 的雇主既残忍又狡猾，有时他们会表示点善意。

‘在他们好的时候我感激得直哭，然后他们又开始再次伤害我。我想我要疯了。’她忍受了每天的虐待仅仅是因为她相信每个月大约 120 英镑的工资正在寄往她在菲律宾的家庭。在发现这是一个谎言之后，她逃了出来。”²²

21. Anni 也来自菲律宾，她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其雇主是生活在伦敦的一对黎巴嫩夫妇，她从未被雇主打过。但雇主看着他们的孩子打她玩取乐。“那个女孩又踢又打，对我伤害很大，”她说，“对我乳房的击打造成了青紫和很大的痛苦。她的父母一点也不管——他们就没有把我当人看”。

22. 同 Samantha 一样，Annie 也是一个被禁闭者，这个家庭拿走了她的护照，不许她离开这个公寓，不让她使用电话。“我是他们的奴隶……他们让我睡在地上……工作日从早上 6 点开始，我常常工作 18 个小时之后才去休息。”²³

23. Annie 到英国是为了挣钱养活她在菲律宾的子女，但她的工资从未向她支付过。她的邮件被截，写回家的信被撕毁。她忍无可忍，跑了出来。

24. Aodh O’Halpan 神父，伦敦的一位罗马天主教教士，他帮助那些被其雇主虐待的移徙工人，他说 Annie 的案件“令人压抑，具有典型性”，“她们每周 7 天、

²¹ U.N.—Population: migrati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top concerns”，同前引书。

²² Bill Frost, Lured to London and life of abuse: case histories; Liberal Democrat Conference, 泰晤士报, (伦敦)1996 年 9 月 23 日。

²³ 同上。

每天 18 个小时受到虐待。她们吃不好、睡在贮藏室或卫生间，受到性虐待和人身虐待。这是极度的有辱人格。”²⁴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5.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通过了针对非法移民的立法，不成比例地影响到移徙女工。就业方面严格的新规则从 1996 年 10 月 1 日起生效，使那些来自孟加拉国、印度、菲律宾和斯里兰卡的家庭帮手找工作极其困难，这些人在以石油致富的这个海湾国家中受雇的约 20,000 名外籍女佣人中占绝大多数。²⁵

26. 自 1996 年 10 月起，雇用抛弃前雇主的家庭帮工或任何其他工人者都面临数年的监禁和 30,000 迪尔汗(8,100 美元)以下的罚款。在大赦之后滞留不归的非法工人将必须支付高额罚款，并可能被送往监狱或被驱逐出境。²⁶

27. 阿联酋的外籍女佣人近 80%来自斯里兰卡。从事移徙工人工作的团体说，许多妇女为了逃避虐待而逃离雇主。雇主性虐待十分常见。17 岁的菲律宾女佣 Sara Balabaga 去年在一个阿联酋法院被判有罪，她在其雇主企图强奸她之后将其雇主杀死，该女佣在 1996 年被送回菲律宾之前蹲了一年监狱。²⁷

28. 移徙家庭工人身处异乡，几乎总是在其雇主视线之内，她们极难到其使馆登记或提出控诉。许多人不得不将其护照交给其雇主。²⁸

香 港

29. 47 位移徙女工和 4 个婴儿逃离了虐待她们的雇主，并在香港海外工人福利局寻求避难。这些移徙工人大多受到其雇主的人身虐待，心理虐待或性虐待。这 47 位菲律宾人和 4 个婴儿都曾经滞留在香港一个 900 平方英尺的公寓中。雇主虐待移

²⁴ 同上。

²⁵ Ahmad Mardini, “Gulf Population: new immigration rules to hit domestics”, Inter press Service, 1996 年 9 月 25 日。

²⁶ 同上。

²⁷ 同上。

²⁸ 同上。

徙工人的事件太多，海外工人福利管理局不得不修建临时建筑物让这些妇女栖身。有 220,000 多海外移徙工人在香港作为家庭帮手受雇。²⁹

科威特

30. 3 名遭到其雇主殴打的斯里兰卡女佣被迫在其驻科威特使馆避难。照片显示了这些妇女身上的青紫伤痕，她们说是由于被人用鞋击打所致。其中一人背上被沸水烫伤。³⁰ 科威特出现了几十桩此类案件，在科威特，亚洲工人不断抱怨遭到虐待和拿不到工资，其工资很少超过每月 150 美元。

马来西亚

31. 大赦国际的一份报告引述了移徙工人在马来西亚遭到人身和性虐待以及工作条件严酷的案件。³¹

沙特阿拉伯

32. 有大量文件记载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残暴和不人道的情况。在英国有文件记载的就有 2,000 多起虐待和侵害移徙家庭工人的案件。³²

33. 在沙特阿拉伯，所有移徙工人都必须在抵达之时交出其护照。批评者说，这种正式的国家政策通过使雇主对家庭工人行动自由的控制制度化，使移徙工人更容易遭到剥夺和侵害。³³

²⁹ “Overseas Workers Welfare Administration Hong Kong workers”, *Business World* (Manilla), 1996 年 9 月 20 日。

³⁰ “Sri Lanka workers flee Kuwait employer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1997 年 8 月 22 日。

³¹ Lara Parpan, *Agence France-Presse*, 1996 年 11 月 23 日。

³² Deen, 同前引书。

³³ Michael Sheridan, “Manilla issues sex warning to migrant maids”, *Sunday Times* (London), 1997 年 2 月 2 日。

二、关于解决对移徙妇女暴力行为问题的建议

34. 包括南非、菲律宾和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设立了委员会，努力通过立法解决侵害移徙女工的问题。各国政府接受这一问题存在的事实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第一步。所有各国政府都必须跨出这第一步。然而，起草立法还不能解决事实上的虐待，事实上的虐待甚至在立法颁布之后还继续存在。例如，伊拉克是无保留地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 111 个国家之一。尽管有这一条约，但伊拉克却继续违犯该《公约》的大多数条款。因此，各国必须对这一问题采取一种整体的办法，包括社会和法律的解决办法。

A. 教育和预防

35. 教育是可以利用的提高意识和促进干预的最佳、成本效率最高的措施。³⁴

1. 保健诊所、法律服务处和社会 服务处之间的合作

36. 地方保健诊所、社会服务提供者、法律服务处和社区中学必须合作以形成一个移徙女工可以利用的网络，有关教育进程才能成功。妇女在所有这些方面都需要帮助，以逃避其丈夫或雇主的虐待。

2. 适合的培训

37. 必须作出更大的努力，教育所有诊所工作人员有关移徙妇女的家庭暴力问题。医生和中级从业者必须与其他工作人员一道参加培训。医疗检查结果、包括无法解释或不合常规的伤害、自卫伤害、和殴打的明显印迹常常都是由这些门诊医师发现的。能够得出结论并提出适当的转诊意见还不够；持续的照顾十分关键。从业

³⁴ 同上。

医生应当具有关于安全计划、危险评估和地方资源的知识。被殴打妇女必须去看的人员越少，她就越有安全感，在周转过程中被遗漏的可能性越小。³⁵

38. 如伦敦移徙妇女和美国移徙农工的逸闻所表明，³⁶ 被迫的规避/孤立看来是有关移徙工人的一种常见的虐待形式。被迫的规避/孤立包括完全控制这些妇女的活动——她去见谁、去何处、同谁讲话、不让她得到医疗保健；限制她的就业；不让她接触其家人和朋友。如土耳其的统计数据所表明，在这些妇女的原籍国，丈夫也采用这些“控制”技术。但是，当她到了一个语言不通的新的国家，这一问题就更为严重，她在这个城市或国家没有任何朋友和亲属，又不熟悉有关法律。

39. 而且，社会/门诊工作人员必须能讲该移民的语言并了解其文化。由于社会工作人员/门诊医师和移徙女工之间的文化障碍，无法收集到能够表明实际遭到侵害的移徙妇女数量的准确统计数据。如这些统计数据所证明，在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土耳其和菲律宾，侵害事件都必须有文件记载，才能汇编成统计数据，如果这些侵害事件没有文件记载，如菲律宾的情况，有关国家在草拟有效的立法方案方面就会遇到问题。此外，许多国家，如印度，需要有关移徙妇女受虐待的文献，以便打破这一问题不存在的神话。例如，十大公司之一的一位印度官员在回答有关性骚扰问题时说，“在印度，我认为不存在这类问题；我们尊重所有妇女，就象尊重我们的母亲和姐妹一样”。³⁷ 这些神话必须用受过适当训练的门诊医师所收集的确凿事实来反驳。

3. 全球文化培训

40. 为了解决提到的有关墨西哥和中东(及世界各地)的文化问题，所有各国都必须有社会服务处，教育妇女和男子有关家庭暴力问题。所有男子和妇女都必须了解家庭暴力在任何文化中都是不能接受的。这一工作可以从初级学校教育就开始。所有男孩和女孩都需要被教导，家庭暴力是错误的。妇女从未“自找”暴力。必须

³⁵ 同上。

³⁶ 旧金山大学法学院存档的采访录。

³⁷ Anna M.M. Vetticad, “Sexual harassment: workplace nightmare, India Today, 1996年12月15日。

制定一个从初小到高中的课程表，使学生能够讨论与家庭暴力有关的问题。而且，卫生所必须为男子和妇女提供心理咨询，以便男子和妇女都能够了解如何以非暴力方式处理问题。

4. 宣传普及方案

41. 为进一步帮助解决缺乏文献和移徙女工孤立的问题，各国制订宣传普及方案势在必行。宣传普及方案是移徙工人与帮助设法解决侵害问题的所有法律和社会服务处之间的联系渠道。美国有一些方案可作为模式。

42. 1995 年，移民门诊医师网络与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家属和近亲属暴力行为预防小组以及 *Lideres Campesinas*——一个自发组织起来的女农工团体，她们联合起来设法解决其社区的问题——一道，着手开展一个项目，开展并评价在家庭暴力问题教育和预防方面对西班牙语区移徙女农工进行的培训。

43. 在美国，*Lideres Campesinas* 建立了一个有效的宣传普及方案，以教育移徙女农工。该方案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样板。自 1994 年以来，*Lideres Campesinas* 通过同伴教育对女农工进行教育和培训。参加者了解家庭暴力的原因，症状和可能的法律补救办法。然后，受过培训的这些妇女返回其社区，教育同伴的农工辨明家庭暴力，找出结束暴力周期的办法。重要的一点是，宣传普及方案中要有一些人，他们要么本身就是移徙工人，要么能讲其语言，并熟悉这些移徙工人的文化。如上文所提到，文化障碍阻碍了门诊医师从事评估家庭暴力这一任务。从而减少了这些妇女得到帮助的机会。³⁸

44. 为了教育女农工，*Lideres Campesinas* 派出一些熟悉移徙工人生活的前农工，白天到地里，夜晚到劳工营地。宣传普及人员将在地里与这些妇女进行交谈，最终告诉这些妇女她们可到何处去找保健诊所，或到何处去寻找有关移民和其他社会服务的信息。宣传普及人员必须具有特殊的对话技巧，以获得必须的信息。例如，不能够直接了当地问“你丈夫打你吗？”，因为答复很可能是“不”或“与你无关”。交谈者必须从与他/她和想要的实际资料没有关系的一般问题入手，最后让被采访者

³⁸ Mrgrant Clinicians Network, Domestic Violence and Migrant Farmworker Women, 1996 年 4 月。

讲出所要的信息，而决不直接问这些问题。³⁹ 重要的是要与这些工人建立“信任”，她们才能向你敞开心胸。

45. 其他类型的宣传普及方案包括每月的总括式诊所/会议。社区的法律服务或社会服务提供者每月集会一次，处理移徙工人的需求问题。例如，加利福尼亚乡村法律援助组织，美国的一个为移徙农工提供法律服务的组织——每个月有一天“Dia del Trabajador”（为工人工作日）。所有保健提供者，包括牙医服务、法律服务提供者，以及社区学校和培训学校都参加这种集会，告诉这些工人其可以利用的所有各种可能的服务。在这些集会中所涉及的问题包括农工的安全、个人健康、教育、小农贸易、和移民等问题。

46. 通过这些宣传普及方案，移徙女工之间开始互相传说她们拥有法律权利和选择。她们了解到愿意提供帮助的避难所和机构。她们并非必须默默地受苦。而且，这些直接从事移徙妇女工作的组织能够将这些侵害事项直接报告联合国。

B. 政府供资

47. 没有政府为有关法律和社会服务方案提供资金，有关教育就无法存在，政府必须停止削减为诸如加利福尼亚乡村法律援助等方案提供资金。相反，政府必须为更多的类似 *Lideres Campesinas* 的机构提供资金，这些机构直接深入到移徙工人中，并发现其需求是什么，这些机构发现有多少妇女因家庭暴力或雇主的侵害而受苦。没有资金这些组织就不能存在，而问题就将继续存在。

48. 而且，政府应当继续或开始为妇女诊所供资，妇女在这些诊所可以免费得到计划生育手段和妇科检查。

³⁹ Jesus Lopez, Investigator and Outresch Coordinator for California Rural Legal Assistance, Salinas, CA.

C. 媒介的重视

49. 为使供资能够继续，这些机构必须与地方和全国性媒介接触，向广大公众揭示有关移徙妇女的家庭暴力问题和工作场所的侵害问题。新闻媒介必须动员公众支持，以便使立法机构停止削减对设法解决这一问题的社会机构供资。

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

[原文：英文]

[1997 年 10 月 20 日]

为响应你关于就上述问题提供信息的要求，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很高兴告知你，对妇女的暴力问题在我们的议程中是一个十分优先的问题。在 1995 年于汉城举行的上一届世界理事会会议上，与会的各国家协会代表将这一问题选作我们工作的一个主要领域，世界理事会会议每四年举行一次。

台湾基督教女青年会于 1997 年 4 月在台湾主办了亚太地区基督教女青年会妇女代表的大型集会，会议有关“消除对妇女的暴力——亚洲太平洋基督教女青年会在二十一世纪的作用”。

美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目前担任计划于 1998 年 9 月举行的世界家庭暴力问题会议指导委员会主席。

有好几个基督教女青年会每年 10 月搞一个“暴力问题周”，集中于提高对这一问题的意识和从事有关活动。

此外，好几个国家的基督教女青年会为受害妇女设有避难所和咨询中心。

德国基督教女青年会专门从事移徙妇女的工作。她们在各个火车站设立了旅行者援助方案，以帮助抵达的移徙妇女。她们还为现在来自东欧的以工作换食宿的少女设有招待所和咨询设施。她们为来自泰国、菲律宾、非洲和拉丁美洲以及最近来自加勒比的女移民设立了咨询中心。这些妇女为性旅行以及作为邮订新娘而来。

-- -- -- -- --